

反課綱可以不反省科舉嗎？

林正修 15 年 0810

論語中孔子評價管仲是”微管仲，吾其披髮左衽矣….”，請問妳/你認為以下哪一組評論最能相呼應孔子的看法，並請用 500 字說明

(1)日本學者福澤諭吉論王陽明

(2)19 世紀初黑格爾論拿破崙

(3)黃仁宇論秦始皇

(4)美國學者費正清論蔣介石

~201X 年大學學測文科試題

應答者可以任擇一發揮，沒有立場對錯，但有高下之別，關鍵在於歷史脈絡的認知。但若我是閱卷者，我會給把孔子和管仲都當中國的聖賢來評述的考卷最低分，因為那不合史實。孔子的祖國魯國，不但常與強鄰齊互相攻伐，而且經常是魯國割地求和。但孔子跳開魯國的立場，高度評價鄰國的治理者，的確有大哲的洞察力。孔丘評註的左傳與春秋就是以一國的紀年來點評當時的天下。所以不論黑格爾說拿破崙是馬背上的世界精神，或費正清對蔣介石的臧否都是對外國政治領袖的評價。

春秋戰國鮮活的歷史，本應是國際政治的最佳教材，卻被目前的教育搞的暮氣沉沉。大學的考試可以跨語文與歷史兩科，或是不受本國史與外國史之別出題嗎？如果文史的批判思考必須用論說文表達，師生家長們願意放棄以選擇題為主的考試方式嗎？我既非文史學者也不是教育專家，之所以敢不揣淺陋也來試著出題，目的是想引出下幾兩個問題，回應台灣在課綱爭議後的新情勢。

第一，課綱可不可以開源？

當然行行都有專業，教學與出題都是需要知識養成與積累的經驗。但課綱與其運作制度本身就一種即將過時的思維。不管藍綠，都假設課綱可以形塑下一代的核心價值與國家認同，而這個假設在訊息扁平化的當代，將越來越顯得虛幻。

以高中歷史及語文為例，如果不是因為最後以考試相要脅，這些網路時代的原住民(cyber native)真會把大人們計較的微調當回事？只要讓他們即時上網，他們可以在上課時立刻找出與課綱相反的論據，而且保證意見絕對不會一致。網路一定不乏道聽塗說與異端邪說，但真正的辯證與思考就要從眾聲喧嘩開始。

在每個技術突破的歷史時刻，落後的治理菁英總是懷念從前的美好時光。台灣戰後的發展，恰好證明思想灌輸是無效的。國民黨來台曾傾力弘傳中華道統，但這些政宣教育對人心的影響，其實還不如一套曾為禁書的金庸小說。歷史上印刷機打敗專制帝王，網路也將完勝民族國家。

另一方面，只要還有考試，教學時數就是地盤與飯碗之爭，而課綱委員會就是這些利益折衝的地方，但這些圈內的恩怨不應該成為阻擋知識改革的理由。如果我們把開源的精神引入課綱與考試制度，讓各方利益最大程度地現形於公眾，就會讓偏頗的意見無所遁形。舉例來說，課綱及委員名單不但應該事前公布，討論也應即時轉播，在野的一方不必擔心人少，只要事理充足，網路的陪審團自有公論。而考試當然不能事先洩題，但試題類型的變革與考試的方向總可以公開討論吧？考試本身耗費了社會極大的資源，卻沒有相應的關注與監督，當然無法走出利益與衝突的循環。

課綱只是科舉的配件，真正要拆解的是科舉

## 第二,批判思考可以怎麼教?

目前學測的試題已經在來源與政治正確力求平衡,但只要問題的根源在科舉.想以命題技術的革新來面對當前知識的革命,純屬枉然.東亞的科舉有千年的傳統,加上現代心理學測驗的技術,讓所有學測科目看起來都像一套特定領域的智力測驗.

以文史科的試題為例,幾乎都是要求學生在時間的壓力下進行語意與細節的辨別.如果一個人思想最為萌發的青春時光都拿來熟悉答題的迴路,又如何期待他們會有古典的養成與系統性的思考?公平的說,科舉體系可以考出一批聰明人,卻讓他們無法進行批判思考.目前貧富差距與補貼公校政策使得大學失去社會流動的功能,即使考試的得利者也無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.台灣的科舉可說是既不公平,也不有效.

也許有人會說,等他們考上大學再學習批判也不遲?此言差矣,不但低估了年輕人的學習能量,更嚴重忽略了一般人對知識與社會的基本價值,其實是形成於 18 歲之前.如果入大學之前,一個人最大的學習動機是考試贏過別人,那就不用期待此人對知識會有多大的熱忱,也不用對他在社會上功利短視的舉子心態感到奇怪.

可見的未來,師生間的訊息落差將被網路大致彌平,老師們真正的手藝就在分析與問詰,而平等的討論正是東亞教師的致命傷.即使是東亞看似表現優異的數理科,學生們也是以超長規時間的練習來獲取有限的進步,而在更需要不同意見的人文社會學科,則遠遠落後於歐美及印度等國.

東亞社會若想有整體性的提升,就必須更重視學生的獨立人格與教師的現場創新,進而把垂直體制的負面效應降低到最低.國家應該支持各種類型的教育創新,但必須從價值論爭中退場.教育不應該限於傳統的學校,謙遜有遠見政府,應該把提倡在家自學(包含部分自學)當成知識創新與社會重建的施政要項.

兩千年前,如果秦滅六國之後,海外還有一個齊魯之邦,各國遺民與名士必定前仆後繼,蜂擁而至.然而這不是個幻想,而是台灣面對中國該有的定位.台灣本來應該有最,但卻被藍綠兩種國族限制想像的創造力.課綱爭議中,眾人只看到馬的偏執與蔡的怯懦,或許還忘了有個以開源為訴求當選的首都市長,只會叫教長”當打手要出來面對!”,卻對課綱與科舉的為害不置一詞.

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,曾形”慶典班的內戰”形台灣的選舉,選戰中對立的雙方劍拔弩張但總能和平收場.時至今日這場嘴皮與大腦的內戰,已經有了第一個青年死亡者,台灣的國族教育註定會是一個糜爛的戰場,唯有開源解放我們的語言才是出路.